

散文

雪花飘飘年来到

□柯亚莉

雪是冬天最美的舞者，也是春天派来的使者。我最爱雪的模样，一支支雪歌是我天空最深情的告白，以云为泥，以风为枝，清逸出尘，盈盈地装扮人们眺望的窗台。

童年的雪总是伴随新年的脚步，这浪漫而盛大的节日几乎超出我心的轨迹。记忆中的雪如长了双翼的精灵，为我撞响新年的钟声，植入内心的花瓣，欢快、鲜嫩、馨香，且年复一年。

白雪皑皑的原野美得爽朗而辽远。屋前的小土路一动不动，趴成一条冬眠的蛇，而雪姑娘在屋顶密密地铺了一层“白砂糖”，稻草垛结结实实，成了“大蘑菇”。我们奔跑在雪地上，顾不上小手冻成胡萝卜。屋檐下，箭似的冰凌像一队列阵的将士，时刻充当男孩们的军火库。我偷来奶奶灶前的几粒小煤球，搁了围在脖子上的红丝巾，眯起脚丫子，摘了一根挂在廊柱上的红辣椒，美艳的雪人就在我的指尖“高光出镜”。

爷爷是村里为数不多的文化人，他戴上老花镜开始写春联。要说有文化，怎么少得了我家的鸡、狗和猫小姐！

瞧，鸡们争相参加雪地上的“书法竞赛”，大公鸡翘着七彩尾羽，得意洋洋地拉架势秀，母鸡也不甘示弱，你一“笔”，它一“画”，那些“楷书”虽比不上颜公正统，但很像那么一回事儿。

小狗是画师，倒是一点不假，人家画的梅花除了那位“梅花屋主”王冕的墨宝，谁也无法复制。因此，我认定小狗是天生的绘画大师。

让我心生嫉妒的是我家猫小姐，常常抢我的特权，坐在奶奶膝上，那对高冷的大眼睛一闭一睁，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有时候，猫小姐如诗人一般对天吟诵几句。偶尔，它像女侠一样飞身上树，与唱歌的小麻雀私聊一番。我敢肯定，我家猫小姐有洁癖，不愿弄脏它那双小白靴。

除夕，城里的二叔带着一大家子加入过年的行列。大人们开始打年糕、蒸粉团，然后宰鸡、杀猪，准备过大年。孩子们进进出出，在父母的眼皮下大着胆子撒欢。

吃过年夜饭，分了压岁钱，大人们围炉话桑麻，我目不转睛地盯

着堂屋里的自鸣钟。“当……”新年的钟声敲响，我迫不及待地换上新衣裳，跟着哥哥姐姐到雪地里放鞭炮，噼里啪啦，火花与雪花点亮了夜空。不好，火星子溅到我的新衣裳，赶紧用手灭了，可衣襟上还是烧了一个小洞洞。这是我苦等365天的新衣裳啊！我想哭。姐姐们拍着巴掌起哄：“缺牙龙，钻笆洞。缺牙龙，钻笆洞。”我赶紧捂上我的小嘴巴。哼，我才不让她们看笑话呢。彼时，我刚好换门牙。

回到屋里，肉香弥漫屋子。金黄的团子摊了一竹匾，洁白的年糕堆成山。我摸摸这个，咬一口，松软香甜，捏捏那个，啃一嘴，还热乎乎着，早忘了新衣上的那个破洞。

父亲忙完了，洗了手，换上那件他最珍爱的军大衣，把棉帽子扣在头上。那是当过兵的二叔送给他的。父亲拿了手电筒出去了。这是惯例，父亲每晚临睡前会去检查柴房，并关照邻居小心火烛。

不一会儿，父亲急匆匆地跑回家，他身上的军大衣连同那顶帽子一起不见了。父亲径直走到奶奶身边，让奶奶赶紧下一碗面条，他要

送去柴房。事情有点蹊跷。“柴房里有贼吗？”我问奶奶。“别胡说，哪来的贼，是一位叔叔要在我们柴房借宿一晚。”父亲拿大眼睛瞪了我一眼。

我家的柴房在村口，离家大概百米之遥，未等父亲晃着手电筒走近柴房，里面传来一阵窸窣窣窣的响声。“谁？”父亲的声音带着威严。“是……我。”那声音一定是从发抖的嘴唇里传出来的。

父亲没有说出原委，这一切不过是我的猜想。

大年初一，雪花收起了翅膀，太阳公公给新年挂上了吉祥的红灯笼。我惦记柴房里的这位叔叔，顾不上吃饭就往那儿跑。草垛上，整齐地叠着父亲的军大衣和棉帽子。事实正如我的猜想。那个年轻人的家在百里外的小山村，之前在外打工，想在除夕前赶回家，不巧遇上大雪，上山的夜路不好走。幸好，他遇到了我父亲。

童年的冬天已然化作如雪的记忆，定格成晶莹的童话，安抚了我内心的“野马”，使我在寂寂枯坐时抵达一种遥远的亲切，而那个下雪的除夕一直暖在我心里。

第一一〇六期

河姆渡

散文

□张能苗

任何事物都有其存在价值，更因有价值而富有魅力。我要说的是具有漫长历史的上世纪山区农村家家户户燃烧硬质柴火时用的火缸，它曾是农家的宝贝。

我家的火缸方正正的，在老屋底层里半间，一面是石砌的西山墙，三面用青砖砌至几十厘米高，外侧用稻草搅拌黄泥粉饰。尽管看上去十分简陋，但是它的功能十分丰富，长年累月，充满了浓浓的烟火气。

同时，家里还自制了比火缸口略大的通风透气的竹编火缸架，用于烘干被雨打水溅的大小棉布鞋、帆布胶鞋以及父亲冬天上山下地穿着的“山袜”。有婴儿的家庭，还要用它烘干婴儿的尿布等，代替冬天少见又不甚热的太阳。

平时，山区农村每家每户在火缸的中心位置长期放着一只小口径的陶制茶龕。大人们烧饭做菜时，把烧完的通红通红的炭火夹杂着黑

组诗

□颜翔

一

这可爱的精灵
绕过雪花飞舞的梦境
睁开一双惶惶的眼
打量着寒冬远去的背影

你有一双敏感的心呵
如此真诚，如此执着
为了惊醒春天的梦
你捧出最嫩的一片绿

然而，一个不经意的转身
你就惊喜地站上了枝头
满满的信心让寒风颤抖
挺起的希望和力量
蕴藏在季节的花苞里
等待着风和日丽

对你的喜欢是春暖花开
想到前方是如此美好
请你努力绽放吧
这是你唯一的选择
也是我最新奇的奇迹

二

雪总是无法覆盖春的气息
一直陪伴的山溪含泪离去
在他不再平静的呼吸里
我听到了大地的心跳
喜悦让我忘记了寒冷

谁的呼唤惊醒了飞翔的翅膀
我看到鸟儿正从远方赶来
再也没有什么风沙让我锤炼
再也没有什么雨雪让我放弃
一切在迎接中变得坚强

迎春路上

三

一切在坚守中变得挺拔

面对时光的照耀与恩赐
我不再企盼阳光的抚摸
被生命赋予生命的盛放
因为在共度韶光的分分秒秒里
我已经是一个春天的孩子

三

绽绿，吐翠
时光的花朵
红似生命的火焰
潜滋暗长着芬芳
向春天绽放激情

让我们一起走吧
在温润的大地上
与嫩绿的草木一起摇曳
我想与你同翔蓝天
与可爱的鸟儿一起歌唱
我想与你共迎美好
带着所有的生机和活力
唤醒一切生长的希望

四

春风像一支画笔
绘出的那抹红
让每片叶子都沾满生机
在他不再平静的呼吸里
来渲染逐梦的脚步
跳动在枝头的心
是如此轻盈与欢快
伸向季节深处的召唤
就成了一面迎风飞扬的旌旗
挥舞的激情
在春天的扉页上
你就是一个个奋进的音符

小小说

四明山上有个传奇民宿

□楼鹏飞

早晨，泛着青色的石板路上，落下从马头墙上漏下来的阳光，云雾从溪面上涌出，时而澎湃，时而虚无。

四明古镇除了青山绿水，还有一位民国女子的传奇故事。

这位民国女子已经九十多岁了，一直生活在镇东桥边，大家都称她为“叶家太太”。

叶家太太一清早就坐在明堂的水缸边梳头，水缸上盖着块木板，木板上放着一面圆镜子。

叶家太太满头银发，雪白雪白的，没有一根是灰色的。梳好头，她喜欢用手抹点菜油在银发上。一张有许多皱纹的脸上没有一点老年斑。

听长辈讲，叶家太太十六岁那年，风光无限地从山南嫁给镇上姓叶的大户人家。

但那些年月，局势动荡，战乱频发，叶家太太的丈夫在上海的药店被日本人的炮弹击中，财产没了，连尸骨也没找到。叶家太太一下子从养尊处优的贵妇变成普通的村妇。

那时，她独自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艰难谋生。因为镇上经常有客人来做药材、山货生意，四处借宿却无地可住，叶家太太便把叶家大院改成客栈。

叶家大院前后两进，前进临溪，后进靠山。叶家太太把前进改成六个套间，又因为屋前屋后都是红枫树，所以叫“红枫客栈”。进门的客厅叫“红枫茶室”，茶几上放了八盆用红枫做的“插花”，很有味道。

镇上客人不多，但收入倒可维持一大家子的生计。

那时，经常有个三十岁左右的江西老表带了三五人来住店。一来二去，叶家太太知道他们是山上来的，专打小鬼子。因为丈夫是被小鬼子杀害的，叶家太太便更加热情，每次江西老表来，她都会蒸上一大盆年糕，温上一壶老酒，自己拿着一只鞋底，装作纳鞋底的样子，听他们说话。

江西老表走的时候会留下几块银元，叫叶家太太采购一些物资，如药材、文具、布匹。有一次，江西老表要一套《鲁迅全集》，叶家太太便写信让上海的表弟买好带来。叶家太太拿到书后，摘了一片门口的红枫叶子，夹在书里，然后把这套书交给江西老表。江西老表十分高兴。

抗战胜利前几个月的一个深夜里，江西老表带了一帮人来到红枫客栈，把一个五六个月的男婴交给叶家太太，并递上一只装有银元的小布袋。江西老表对叶家太太讲：“现在，我们要北上抗日，我儿子没法带在身边，你帮我养几年，我会来找你的。”讲完，他便匆匆地走了。“他叫什么名字？”叶家太太追出门问道。“叫红枫。”黑暗中，有人回答。

可一等就是六年。新中国成立了，客栈虽开着，但生意清淡了许多。好在小伙子高中快毕业了，马上可以工作了。叶家太太带着三个小孩仍然忙碌着。一天，县上来人，带了一封信交给叶家太太。第二天，叶家太太和三个小孩被一辆吉普车接走了。

三个月后，叶家太太带着自家两个小孩和一大堆行李回来了。她上身穿着列宁装，腰间系一根皮带，好生威风。

不久，叶家太太的兄弟、小叔子都到乡里的供销社上班了。乡里又分了两间楼房给她，原来的叶家大院变成了乡政府的办公楼。二十五岁的叶家太太入了党，成了乡政府食堂的负责人。领导们对叶家太太十分尊重，都说叶家太太是中共地下工作者。每当有人问起地下工作时，叶家太太总是笑而不答。

叶家太太管理着食堂倒也轻松。那时，乡里只有七八个干部，每天最多两三个吃饭的，有时干部下乡，一个月也没人来食堂。到上世纪80年代初，乡政府撤并了，五十多岁的叶家太太也下岗了。不久，已经关门落锁的乡政府，因为县里的文件，房产又明确归属叶家太太了。

上世纪90年代，镇上的花木生意多了起来，外地务工人员纷纷涌入。叶家太太便将关了十年的叶家大院修整了一番，分割成十多个小房间，租给外来务工者。

叶家大院住了三四十个人，讲话口音有十多种。院子里到处是脏间，曾经雪白的墙壁变得乌黑而油腻，电线拉得像蜘蛛网一样乱，垃圾和杂物到处都是。叶家太太有些心痛了，但租客每次从家里来时，都会带一些土特产给叶家太太，那时是叶家太太笑容最多的时候。

叶家大院变成了大杂院。谁家炖个排骨，那香味儿一个院子都能闻到。今天你管我借蒜，明天我管你借两个辣椒，显得热情洋溢。一到暑假，孩子们从家乡赶来，更是热闹。

到了晚饭时间，叶家太太总喜欢挨家挨户去看谁家吃得好、烧得好。大家对叶家太太也特别热情，有好吃的都叫叶家太太尝尝鲜，叶家太太也不客气，笑呵呵地吃几口。

由于叶家太太的善心和热心，叶家大院成为一房难求的好地方。

新世纪来临，越来越多的游客涌进这个红色古镇。

去年过年的一天，江西老表带着儿子来到叶家大院。头发花白的江西老表在大门口高声喊着：“叶家太太！叶家太太！”叶家太太出来一看，眼圈红了，在口袋里摸了半天，掏出一块手帕擦泪水。

“妈妈，红枫回来啦！”江西老表背后那个威武的男子上前一步，双脚一跪，对着叶家太太喊道。

“红枫啊，吃妈妈做的大糕去！”叶家太太拉着当年养了六年、现已七十多岁的红枫的手，步伐变得十分轻盈。叶家太太和红枫背后跟了一大群人。

几十年未见，晚上，三杯黄酒下肚，江西老表说起红枫客栈的种种往事，话便多了。江西老表从包里拿出当年叶家太太送的《鲁迅全集》，翻开来，那枫叶做的书签还在。叶家太太轻轻拿起，仔细地看，枫叶还是暗红色的。

江西老表的儿子红枫作为一家上海顶级设计公司的董事长，望着两位老人，决定在叶家大院的旧址上，投资改造一家高端民宿，既为美丽乡村建设出点力，又让叶家太太圆了夙愿，让每个游客都可以住到风景里，享受青山绿水的悠然意境。

叶家大院经过一年的整修，终于开业了。古镇的美景自然地流泻于每一寸空间，推窗即是美景，抬眼可见星空。青山庭院，红树绿茶，清水兰花，统统留在眼底。每个房间都在风景中，都在浓郁的故事中。

红枫董事长特意在临溪的一边准备了大套房，给叶家太太住。宽大的落地窗外有一排悬在溪面上的露台，坐在露台上向外望，不见人影，只见风景，白云从眼前飘过，底下的溪水流向远方，天边的晚霞映在水面上，波光粼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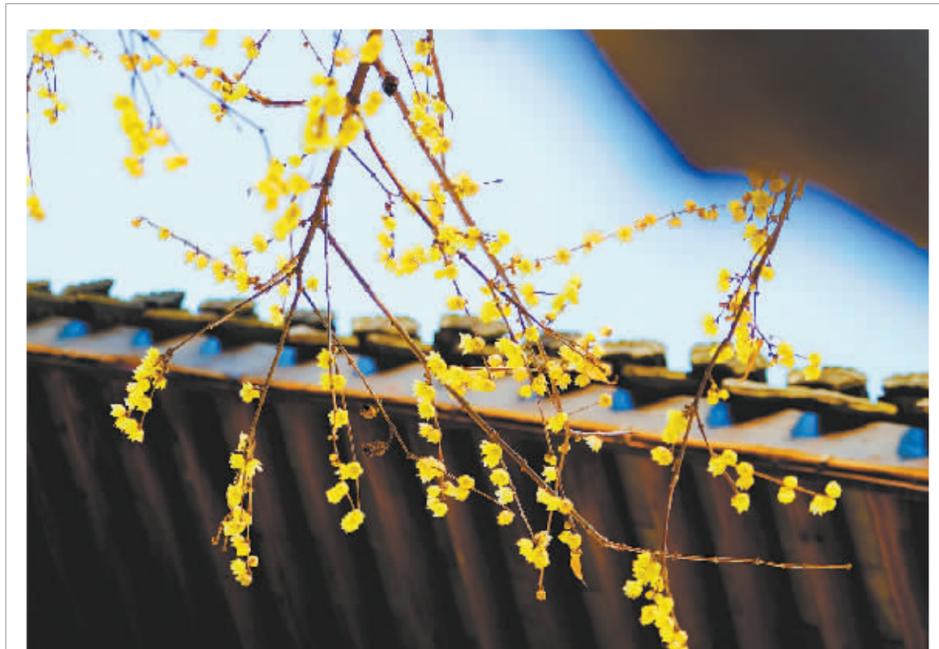
“民宿总要有个名字，叫什么？”红枫董事长问叶家太太。

叶家太太翻着那泛黄的《鲁迅全集》，又看了看那张当作书签的枫叶，说：“叫‘一张枫叶’。”红枫董事长沉思了一会儿：“你姓叶，我叫枫，我们是一家人嘛。民宿就叫‘壹叶枫’。”

早晨，叶家太太坐在露台上，完全置身山水之中，既可以观赏日出与山丘的倒影，又可以看到远方四明山泛着青色的剪影。房间布置凸显中国元素，展现了古老东方文化中的平和、静谧，绿湖依青山，山泉出幽谷，在天造地设的自然美景中创造超凡体验，为向往平静生活的老人开启“悠然见南山”的参悟。叶家太太每天早晨坐在露台上赏湖景，也成为招揽客人的一幅名画！

红枫董事长手下的公关部将叶家太太七十年间开民宿的传奇故事在网上晒，吸引了都市里的无数白领，“壹叶枫”的房间一下子便预订到三个月以后。生意好了，每到中饭时，叶家太太总要走到餐厅与每个客人聊上几句，顺便送上亲手做的红枫书签。

每天晚饭后，红枫董事长总要陪叶家太太到溪边走走。溪边，游人如织，灯光点点，仿佛回到五十多年前。坐在溪边的石凳上，叶家太太又给红枫董事长讲起“三五支队”在古镇上的故事……



腊梅花开

卢理萍 摄 小松 诗

多么安静的一缕淡黄
在岁月的屋檐下
迎春的气息在轻轻摇曳
每一次驻足或路过
好像有暖流冲破严寒

在切入肌肤与眼睛的瞬间
无声闪亮着一份惊喜与高洁
这决不是孤寒的等待
曾经许下的诺言

早已越过了风霜雨雪
沉淀的往事与期待的笑容
被生命赋予成时光的鼓点
与蓝天和阳光一起写下
迎接春天的坚定与一往情深